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母親把煎香的鴨蛋端了出來，我看看案頭那兩隻空了內裏的蛋殼，不期然的又想起白泥的早晨來……

白泥的天，亮得那麼早。我獨自走去海灘的時做，薄霧仍未斂起。潮水退去，海水跟天含糊的渾成一片；再與陸地接駁在軟軟的泥濘上。一大羣鴨子在水中浮游着；我放眼望去自太初以來就發着榮光的原始海洋，心底的喜悅激流而出。我漫步折回灘口，鴨聲從後面傳來。我回頭看，一隻頸上有彩點的鴨子領前，其餘的列着隊伍向鴨舍走去，那整齊的排列叫我驚嘆鴨子竟有這樣的智慧。我不自主的尾隨着牠們，鴨子經過低窪的淺水，安靜地回到聚居的鴨欄。主人拿着飼鴨的盆子跨過鐵網來，鴨隻一聽熟悉的脚步声，都緊張的伸長頸子叫。主人把盆子放下，鴨隻一擁而前，把盛盆的飼料弄翻了；那些強壯的把弱小的趕跑，那弱小的又擠回來跟更弱小的爭吃。幾個村童看見我，走了過來。我發覺極目看到灘的那邊也有一大羣鴨子。村童們和我沿着沙堆走過去，沙上滿是鴨子走過的痕跡。一個村童忽然指着遠處深褐色的泥地大聲叫，「鴨蛋！」

村童們都一筒蜂的跑開去，馬上笑謎謎的捧着一隻又大又白的鴨蛋回來。我伸手摸摸，還是暖暖的。

復活節，在白泥早降的黎明前，幾個預備領我去拾蛋的村童已在學校門前候着。我跟他們一起翻過工地的黃泥，刺脚的雜草，經過井口向伸出沙灘的小徑走去。海水靜靜的，像白泥經久不變的生活。鴨隻已在海上來去的游盪着，主人仗着長竹佇在水旁看守。我巴不得今早真能拾到鴨蛋回去。

羣鴨遲遲未返岸，拾蛋的時候未到。村童們察覺到我拾蛋的決心，教我在那些不知名的植物叢中覓取。

我看着鴨羣列隊回欄，多希望牠們會給我留下蛋來。村童們環視泥地之後告訴我：「早鴨兒沒有把蛋留下。可是我並不全信，我放目四處搜索，看見倆在地上反着白光的東西，飛奔過去時，總容易摔倒泥沼上。拾起來的，不是蠟殼便老是白色的石頭。真的，直至宿舍的起床鐘大鳴，我還是空着雙手回去。至此，我不能不折服眼前這些長育於大自然懷裏的童子們。」

天仍未破曉，我扛起鏟子跟兩個亮着手電筒的同學下工地去。我們正在揮動鏟的當兒，鴨聲從老遠的鴨欄傳到工地上來。鴨聲裏，我聽到白泥村雄渾的活的氣息。這個黎明，倒忘了曾經化過兩個清晨去拾鴨蛋的那回事了。工地上工程的進度因留管人數減少而更形緊湊。整個上午直至離營，我都幹着同樣的工作，把一堆堆的黃泥鏟上雞公車。

正當我們挽着提袋要向白泥村揮手道別，一個村童捧着兩個晶瑩可愛的鴨蛋氣呼呼的跑上來。

「喂！鴨蛋！」他與高采烈的說，着實有點兒激動。

「喂！我要走了！」片刻我才懂得告訴他。

他抬頭看我一眼，一言不發的走開。

我離開村子的時候，鴨蛋已經涼了，心倒是暖烘烘的。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